

## 笔尖楼里的故事

□刘迎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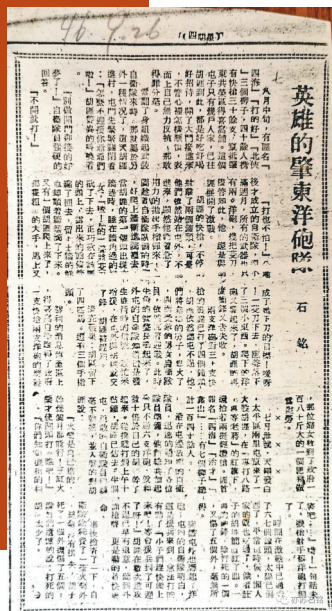
副刊

天  
鹅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投稿邮箱  
hljbte@163.com

初到哈尔滨，母亲在霓虹桥留影。



母亲(右一)与同事在“笔尖楼”天台合影。



母亲采写的通讯作品。

我的母亲石铭是位老报人，最早在延安《新中华报》做记者。在整理她遗留的回忆文章中，发现她对曾在《东北日报》工作的那段经历倾注了浓浓的感情。

《东北日报》是我党在抗战胜利后，在沈阳创办的第一张大区党报（1945.11.1—1954.8.31），随着东北战局变换办报地点，先后转移本溪、吉林省海龙县、长春等地，1946年5月28日至1948年12月12日，《东北日报》迁至哈尔滨复刊，办公地点即后来成为《黑龙江日报》社址的那座“笔尖楼”。

我想，如果把她对《东北日报》的深情留在《黑龙江日报》报端，既有史料价值，也有传承意义。母亲是这样回忆的：

从1945年11月11日离开延安赴东北根据地，我和俄文学校的同学们一起靠步行，经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于1946年4月25日到达内蒙古的故城开鲁。开鲁虽是个小城市，但通火车，从此可以用车轮代替双脚行走，加快了行军速度，26日就到达了长春。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刚刚放下碗，就得到通知，和同班的张厘、王盛荣一起去组织部报到。

和我谈话的是东北局的宣传部部长，还等我坐稳当，他开门见山就说：“你是石铭同志吧，你不必跟俄文学校去哈尔滨办校（现黑龙江大学）了。现在长春市委的《长春新报》极缺人，你去做报社记者吧。如无异议，就赶快上任去吧。”因此，我欣然前往《长春新报》工作。

一天，我正在制订采访计划，社长突然走进办公室，他对我说：“《东北日报》的领导找你谈话，现在就去吧。”

在社长办公室，副社长廖井丹和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已决定调我到《东北日报》工作，仍任记者。我想，在东北局机关报社里学习的机会更多，太令我高兴了。

到《东北日报》的第二天，我很早起床，找到饭厅匆匆喝了一碗粥，就拔腿去市公安局采访。

我大步流星回到报社，刚一进门，一位眉清目秀、挺帅气的年轻男同志看我回来，开口就说：“你怎么早饭都没吃，随便就溜出去了！”

我很不服气地大声回说：“我按已约定的采访到市公安局去了，无空随便溜。”

“哟哈！那太对不起了！”他刚听完我的话，立刻和颜悦色地直言相告：“组织上有紧急通知，让报社在本日转移出长春，很多同志已到火车站集合待命了，您快去收拾收拾行李，随我去火车站！”

我自感道歉地向他笑笑，点点头，二话没说，赶快去取来了行李。

当我跟着他赶往集合地点时，他告知我叫华君武。原来他就是专画蒋介石嘴脸的漫画家华君武啊！我们就如此这般地相识了。

我放下行李，坐在刚刚认识的续磊同志旁边。细看续磊，她还是个很年轻的小姑娘呢。我好奇地问她，原来她是“保小”的学生，毕业未几，申请来东北，分配到报社（后来才知她是山西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的女儿，没想到她嫁给了我的领导穆青）。坐定下来，从她口中得知了不少《东北日报》的情况。

1946年5月26日，大队人马乘火车到达哈尔滨。这里是我到东北的第二站，是我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报社的大楼很是气派，据说当年是伪满时期一个大的放送机构，有一个俄文版报社驻在西侧楼的一层。

临时安排，我们的办公室和女生宿舍都在大楼里。我和续磊，还有一个女同事三人同住一大间办公室，没有床，都睡在自己拼起的桌子上。

吃饭在地下室，全体人员共用一个食堂，十分宽敞。印刷厂也在地下室。

报社大楼前的一条横路，向左行不远的路边有一栋灰色建筑非常显眼，曾是伪满时期的警、宪、特机关。继续向前便是横跨火车道线的霓虹桥，过了桥一边是火车站，一边就是道外区了。

向右行的路通向道里区，转弯便通往工厂区，直下可通松花江边；楼左侧的路直通道里区的各警界街道，是为商业区。

从报社出门，去各地采访都十分方便。

短暂了解，报社具有人才济济兵强马壮的阵容。我在农村组，分工的地区是黑龙江省和嫩江省。彼时，嫩江省的省会在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的省会是北安市。发给了一盒印着“东北日报记者石铭、报社地址XX”的名片，这就是当时外出采访的介绍信。

1946年6月初，我身穿便服，背上行李，兴冲冲地开始了记者生涯。

在两年多艰难、困苦、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我采访了许多土地改革后的村庄和翻身的农民。在生死一瞬间意外地躲过了一场土匪的袭击，在这场袭击中，黑河军分区司令员王肃同志英勇牺牲。我记录了众多战斗英雄们的英勇事迹；接待了造访的美国记者和来自国民党蒋统区的《大公报》《文汇报》等七家大报的记者，书写并刊登了大量反映东北解放区人民生活状态和感人故事；亲身感受了报社同志之间的革命友情和真挚爱情。

1948年，孤守在长春市的国民党60军在我党大量的统战工作后，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50军。我的丈夫被任命为该军秘书长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部队进驻九台县开始进行改造教育时，我被调入50军政治部任军事记者，至此我离开了为之努力工作的《东北日报》，离开了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报社同事和朋友。

母亲在《东北日报》这段时间留下较多照片，她说原因是摄影记者采访回来冲洗胶卷时往往还剩下两幅，于是就过来找她拍照。《东北日报》有多位摄影记者成为新中国摄影界的名人。

母亲石铭于2018年辞世，享年98岁，作为党报记者，她经历的那些往事和忘我敬业的精神，值得后辈铭记。

## 爷爷的信仰

□陈丹洋

指尖拂过办公桌上那本《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的封套，爷爷

掀起袖子给哈工大师生讲毛主席光辉事迹的热烈情景便会浮现在眼前。我的爷爷，既是曾持枪卫国的八路军战士，也是我引以为傲的校友。组织曾安排他在这所著名学府工作。此刻我抬头望向窗外，哈工大主楼顶的桅杆直指苍穹，那颗红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爷爷坚毅的目光，正藏在那永恒的光芒之中。爷爷，您看到了吗？这颗您曾用生命守护过的红星，依然在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就像您从未离开。

爷爷生于1921年，在山东沂水县崖上村一个贫苦农家。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在兵荒马乱与艰难困苦中度过。1941年，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沂蒙山区抗日救国武装，后被编入八路军鲁中军区警卫营二连。从此转战南北，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火在他身上刻下一道道伤痕，却从未动摇他心中的信仰。

记得小时候去爷爷家，他总爱拉着我的手，教我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爷爷的歌声愈发嘹亮，握着我的手也愈发用力。我想出去玩是不可能的，只好跟着他放声高唱：“把他们消灭，消灭，消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爷爷，小孩子也能抗日吗？”我曾这样问他。

“能！”爷爷目光坚定。

他告诉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才十六岁。日寇铁蹄践踏中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日。这份通电，让年轻的爷爷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与那些不战而退的军阀截然不同的政党——一个真正带领人民奋起反抗的政党。从那时起，他开始协助村里的地下党员散发传单、传递消息。在一次次的秘密行动中，他渐渐明白：抗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小事做起，要挺身而出，要坚定不移跟党走。

“八路军真厉害，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我仰着头说。爷爷轻轻摸着我的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民族。军民团结一心，才把侵略者赶出了国门。”1944年7月，爷爷任山东子弟兵团新兵连连长，回到家乡开展征兵工作。他日夜走访，以亲身经历讲述抗战形势和参军报国的意义。许多青年在他的感召下踊跃报名，甚至出现

了“一门双英”“一门三英”的佳话。短短十天，他就成功组建了一支八十余人的新兵连。

沂蒙山区抗战的精神令人动容。我的奶奶刘光荣虽裹着小脚，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是爷爷的入党介绍人。白天，她带着孩子们以乞讨为掩护收集情报；夜晚，她带领妇救会的姐妹们为前线将士赶制干粮、缝制衣鞋。一盏盏油灯亮至深夜，纳鞋底的嗤嗤声、碾米的隆隆声、烙煎饼的滋滋声交织成支前协奏曲。她们把不舍与骄傲，一针一线缝进了每一个针脚里。

爷爷鼻翼上那道深可见骨的疤痕，是我们孙辈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记。每当我们用小手好奇地触摸时，他浑浊的眼中总会闪过一道特别的光。那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深夜，爷爷和两位战友奉命向大部队运送物资。因叛徒告密，行踪暴露。日军闻风而至，穷追不舍。枪声骤起，撕裂了村庄的宁静。在敌人的疯狂围堵中，一发冷弹擦面而过——爷爷鼻翼顿时被划开一道深口，鲜血奔涌。两位战友为掩护物资壮烈牺牲。爷爷强忍剧痛，凭借惊人毅力冲出重围，将物资安全送达。说到这里，爷爷总会沉默片刻，望向远方：“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你们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是他们用命换来的。”这些话，像种子一样深植在我心中。

有时爷爷连亲人的名字都已记不清，可每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响起，他总能清晰地跟着哼唱。那苍劲有力的歌声里，承载着他对党与祖国最深沉的眷恋。

爷爷与党同龄。从今年初开始，他的身体多次告急，几度进出重症监护室。我们都揪着心，以为他撑不住了。然而爷爷以惊人的意志，硬是等到“9·3阅兵”结束，等到第十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等到“九·一八”警报响彻长空，才终于安心。2025年9月19日，爷爷手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安然离去。

窗外，哈工大的红星依旧在夜空中闪耀，如同爷爷坚定的信仰。他化作了一颗永恒的星，与这片深爱土地上的万家灯火融为一体，与校园里不息的读书声共鸣共振。如今，每当我走过繁华的街市，看见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脸，总会想起爷爷的嘱托——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因为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像爷爷和他的战友们那样的先辈，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

鉴赏与评论

## 揭暴行 唤良知 守和平

看《反人类暴行》如何讲述731部队的历史真相

□曲明珠

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台指导拍摄的电视剧《反人类暴行》于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在优酷视频、江苏卫视同步播出。该剧列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由黑龙江老有影视立项制作，豆瓣评分8.5分，跻身年度国产剧豆瓣开分前列。该剧聚焦侵华日军731部队反人类暴行，深刻揭露历史真相，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罪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给予高度评价，让这部聚焦历史真相的作品破圈传播，引发全社会各界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深刻思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731部队的反人类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至暗的一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国际格局中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暗流涌动，日本右翼势力混淆国际视听，妄图推动军国主义“还魂”。在此背景下，《反人类暴行》的创作与传播，正是一次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应和迎头痛击。主创团队以扎实的史实为骨架构建剧情，以文艺软实力践行文化自信，粉碎历史虚无主义谎言，引导树立正确历史观，对于凝聚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反人类暴行》没有陷入宏大、空泛的叙事，而是将镜头聚焦于个体命运，以一个鲜活形象将历史具象化，让人物的命运对观众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共鸣。以“909”等遇难者的悲惨经历，直接揭露731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强制奴役等反人类暴行和战争的血腥残酷。以佟长富、佟玉兰等普通民众的遭遇，展现底层人民失去家园、亲人离散、惶恐度日的惨痛生活。同时，通过刻画普通民众在绝境中的坚守、黑暗中的觉醒，生动展现中华民族善良坚韧的精神底色，以及捍卫家园、奋起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以严炳瑞等抗联战士的义举，讴歌了东北抗联对民族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以石井四郎、成田、高桥等施暴者的行径，戳穿了日军防疫研究的谎言，真实再现日军的侵略本质。以“满洲新娘”等视角展现日本普通民众在军国主义裹挟下的悲剧，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以陈汝平（荒川）的内心纠结、小島从良善走向罪恶的人性畸变，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战争的深层反思，让历史批判跳出民族对立，上升到更高的维度。

《反人类暴行》的艺术智慧，在于摒弃了教条式的说教，以“双线时空交织”的叙事结构自然搭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通道。两条线索未设置强烈的戏剧化冲突，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形成链条，让历史与现实无缝衔接。

比如历史线以“特提名单”作为关键媒介，呈现731部队反人类暴行的实施过程，同时见证了抗联战士与人民群众为抢救、保护名单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现实线以小金在档案馆发现这份尘封名单，最终在东京地方法院庭审现场，促使日本政府承认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事实，让历史记忆在现实中完成了真相求证的闭环。巧妙的设计避免了直白的历史复述，为观众预留了情感消化与思考的空间，让反对暴行、守护和平的理念在观众的共情与反思中自然生成。

《反人类暴行》在历史叙事的严肃性与艺术表达的观赏性之间找到了精妙平衡，摒弃常规的平铺直叙，以环环相扣的剧情节奏和层层递进的揭秘逻辑构建起叙事张力。无论是佟长富从懦弱到觉醒到反抗的惊心动魄、陈汝平（荒川）入职部队后在良知与强权间的挣扎抉择，还是小島从怀揣理想到质疑暴行再到彻底人性沦陷的宿命沉沦，每一个情节节点都设置了恰到好处悬念，将沉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叙事内容，打破观众对主题作品枯燥说教的刻板印象。同时，电视剧制作层面秉持高水准要求，通过细致的场景还原、精良的服化道设计、恰到好处的特效运用、细腻的演员表演以及在原址与日本实景拍摄的真实呈现，为剧集注入了生动的视觉质感和强烈的艺术张力，全面保障了剧作的品质与呈现效果。

请关注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